



奶奶的“半”心愿

□ 麦父

奶奶这辈子,就没有心想事成过。因为家庭的变故,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。我是爷爷奶奶在年老体衰之后,还不得不倾尽全力拉扯大的一个孩子。我是他们的孙子,却更像是他们自己最小的孩子。

10岁时,我过了第一个生日。农村孩子,没有过生日的习惯,大多数的人与我一样,只在第一个10年时过一次生日,下一个生日,就得等到第6个10年了。

所谓的生日,也只是一碗面条,加3个鸡蛋。乡下人的鸡蛋,都是拿去集镇上换盐,买火柴或者肥皂的。一次吃3个鸡蛋,那已经是极奢侈的了。没有生日蛋糕,在我上大学之前,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蛋糕。但在我吃面条和鸡蛋之前,奶奶让我许个愿。在这样的日子,心愿像面条一样长,像鸡蛋一样滚滚而来。

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许下的是什么心愿,大约总与吃有关。小时候经常饿肚子,吃是第一等大事。奶奶也没问我许的是什么愿望,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但我想,她一定是猜到了我的心愿。在我家最困难的时期,我也能隔三差五地吃到一个鸡蛋。

我问奶奶,你有什么心愿?
奶奶笑笑,哪能没有心愿呢?我也是有心愿的,但我可不敢有一个心愿,我只有半个心愿。这半个心愿能实现,我就很知足了。

哪有半个心愿的?
奶奶说,我希望我们一家老小都有吃的。这不是一个心愿吗,怎么是半个?奶奶说,吃得好,是一个心愿;吃得饱,也是一个心愿。可我和你爷爷都老了,每年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和口粮,想填饱肚子都难,更别说吃得好一点了。别

饿着,能有一口吃的,就算不好吃,就算吃不饱,我们也知足了。

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一天要吃两餐稀饭了,粮食根本不够吃,只能一把米熬一锅稀饭,米粒在大锅里翻滚,像天上的星星。最可恼的是晚上吃稀饭,吃少了,肚子填不饱,二三碗稀饭喝下去,肚子是饱了,撑了,半夜得一趟趟起来上厕所,一泡尿就把肚子又给掏空了,经常是半夜三更肚子“咕咕”叫,跟打雷一样。

奶奶的心愿,都是半个。她的另半个心愿是,全家人都能有衣服穿。只有我,每年过年前,才会做一套新衣服,我印象里,爷爷奶奶从未给自己做过新衣裳,他们身上衣服的补丁,早就遮盖了衣服的本色,你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样子。若半年后,我长得比爷爷还高了,我的旧衣服,就全成了爷爷的新衣服。妹妹穿旧的衣服,也成了奶奶的新衣服。

生产队每年年终,都会给家家户户结一次账,将工分折抵口粮后,多出来的,以现金的形式发给大家。我们家因为爷爷奶奶挣的工分低,总是入不敷出,折抵保命的口粮后,反而倒欠队里的钱。奶奶的半个心愿是多少能分一点钱,来应付一年一度的春节。可惜,她的这半个心愿,也从未实现过。我们家年年“超支”,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。后来还是当兵的叔叔,探亲回家,用他并不多的军人补贴,将生产队的欠账还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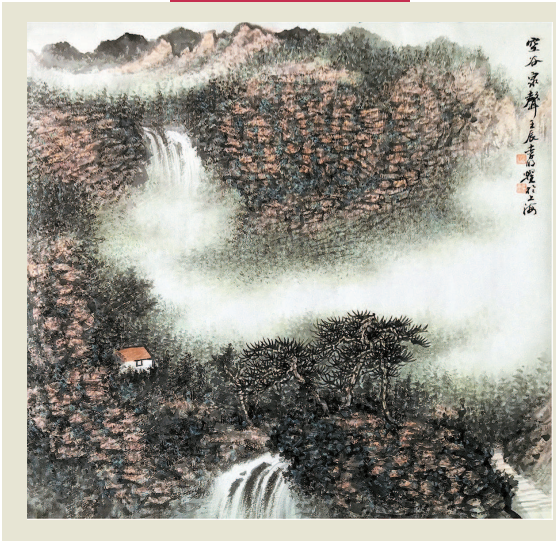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只敢有半个心愿,她觉得这样容易实现些,“有吃的”“有穿的”“有一点点的”……她已经很知足了。即使这一个个打了折

的心愿,也常常难以实现。

但在有件事上,奶奶却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心愿——她希望她的孙子能好好念书。这是她这辈子唯一一个完整的心愿。

我们家的煤油灯,只给我看书做作业用;我们家唯一的一张桌子,白天是会客的,吃饭的,奶奶做手工的,而一到了晚上,就是我做作业的地方,谁也不能占用;农活再忙,只要我没有放假,奶奶就绝不会让我下地干活,她觉得我多识一个字,就能多一点出息;家里几只母鸡下的鸡蛋,除了拿去集镇上换盐换肥皂换煤油的,奶奶都悄悄拿给我吃,她和爷爷一只鸡蛋也舍不得吃……为了让我念好书,奶奶拿出了她能拿出来的一切。

我是奶奶一辈子唯一完整的心愿,我不敢说我为她实现了,我告诉天空,奶奶,我一直在努力。我相信在天堂的奶奶,一定能听得见。



空谷泉声(中国画) 李明耀 作



□ 高军

走出情绪的低谷

今年年初,我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,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,看什么都觉得没意思,干什么打不起精神……身体一会血糖高,一会血压高;想学唱歌,在网上参加了两个声乐班,唱歌一点没长进,郁闷;喜欢国画,竟无法复制前期自己的画作,沮丧;常常会一个人在房间里莫名其妙地流泪,情绪

不能自控。

思前想后,我决定把自己当下的情形告知好友。她惊讶万分:“你怎么会这样?我们见面你不都是快快乐乐的?”和老公交流,他也一脸不可思议。赶紧查阅,原来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不良情绪,如果得不到控制,就可能发展成抑郁症。所以,当下必须自救。

首先要接受自己有不良情绪的现实,找人聊天,总比憋在心里好。

其次,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之一是睡觉质量变差了,求助医生开些安眠药,让好睡眠缓解身体的不良状态。

第三,很多事情自己做不来也做不好,就承认自己能力不行,和自己和解。

最后,走出家门,多晒太阳。现在每晚7点我会跟着视频做运动,记录每天的步数,不少于8000步。

甩掉心灵包袱,改善心境,如今,我已经走出了情绪的低谷。

您是院长

我和我姐两个人年龄加起来差不多150岁,同胞姐妹在这个年龄,也会同病相怜。

今年3月,我的双腿出现水肿,辗转多家大小医院,恢复情况不理想。那天和姐姐聊天,她为我推荐了中医医院骨科的王医生,并陪伴我一同前往就诊。

王医生非常和气,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病史,结合检查结果为我诊疗。经过几次诊治后,我的双腿疼痛得以有效缓

解。相比其他医院手术治疗的方案,王医生不仅治好了我的病,更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。这里还有个插曲,他在看完我的片子之后告诉我,“你的胸椎骨比其他人多一根,是13根。就好比有些人有6个手指一样,不用当回事。”这么多年到医院看病,居然不知道自己身体里还多了块骨头,这我对王医生肃然起敬。

一段时间后我双腿恢复了正常。

我订制了一块牌匾,想表达感谢之情。一大早约上姐姐来到院长办公室,院长不在。办公室医生帮我通知了院长,不一会儿我看到了熟悉的王医生。“王医生好,我今天就是来感谢你的,院长在吗?”这时,旁边一位医生说道,王医生就是院长呀。我一下子懵了。原来每次给我看病的医生竟然是医院院长!这种感觉真是幸福。

□ 伦丰和

每逢教师节到来之际,我最想做的事,就是回眸那些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学生。

想起了75届的小M同学,他个子不高,身体结实,喜欢呼朋唤友,不玩尽兴不回家,成绩当然不理想。不过,毕业分配是看兄弟去向的,与成绩无关。那年头毕业参军很热门,但难度也很大,小M同学的爸爸是复员军人,希望儿子在部队好好锻炼,但没时间管教孩子。我非常理解家长,决心助家长一臂之力。我采用简单可操作的方法,“盯关跟”,放学了就请他到办公室,朗读课文,抄抄书,帮老师做点事,体检通过了,他也开窍了,不再叫家长老师费心啦,最后被三亚海军征召入伍。小M在部队表现出彩,大家称他“上海兵”。

一张泛黄的杨浦区昆明中学80届4班的合影照片,我注目许久,因为它让我陶醉在一连串回忆之中,中间大眼睛的女孩,不就是校朗诵一等奖的小许吗?那扎着马尾辫修长身材的非菲曾是班中的“百灵鸟”,紧挨在一起的四个帅小伙子,是校运动会200米接力的飞毛腿。嗨,我的语文课代表小胡也在这里。有四十位同学的留影就有那么多的故事。临毕业前的一年,已是高考恢复后的几个年头,竞争异常激烈,我们是普通班,仅是“陪跑”而已,大家劲头不足,得过且过。为了鼓劲,我朗诵了李白的《将进酒》,用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激励大家不要轻瞧自己。果然,同学理解了老师的用心,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而身体素质好的男生,为实现参军的梦想,静下心来读书。结果毕业时,小胡、小陈、小董、小石被航空军校录取,义坤加入潜艇部队,还有六个同学参加陆军,一个班级有三个军种。

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还让我想到1990年初中毕业的陈晓鸣,如今他是电影《学区房72小时》《命运交易》的编剧导演。初三时,他喜获上海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,后直升复旦附中。1993年高中毕业时就想艺考当导演,大家劝他不要冲动,三思而后行。“老师,初中时的梦不会改变,您帮帮我。”学生有求,我必答应,这是为师之道。我想起上师院话剧队的学姐成雅明,她先生是著名导演李歇浦。之后,我又踌躇万分,自打1968年后有二十来年未联系,此时找她,不是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吗?但为了学生的梦,顾不上脸也要上门求救,经过辗转打听,好不容易找到她,我羞赧地说明来意,没想到她却热情地说,你的学生不就是我的学生吗?在李导夫妇的指导下,晓鸣的演艺水平得到长足进步。最后李导又请邻居著名演员梁波罗再把把关。1993年,晓鸣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。

但愿我的美好回忆,会激发起更多读者绵长的师生情谊。